

First love

初恋

First love

张月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First love



初恋

First Lov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恋 / 张月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059-7819-5

I. ①初…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475 号

书 名	初 恋
作 者	张 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胡 笋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819-5
定 价	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章

- 一 新华书店 /001
- 二 星期日 /006
- 三 绿色小铁门的院子 /011
- 四 考表演 /016
- 五 蚯蚓和蒜苗 /021
- 六 华尔兹 /026

第二章

- 七 无实物练习和小品 /032
- 八 榜上有名 /038
- 九 大上海 /043
- 十 美好的日子 /050
- 十一 香山红叶 /055

第三章

- 十二 再一次退学 /063
- 十三 看病 /066
- 十四 坐骨神经疼 /071
- 十五 股骨头坏死 /077

第四章

- 十六 报答 /086
- 十七 坏消息 /094

十八 失散 /102

十九 柁、檩条和砖 /109

二十 告别文化馆 /116

第五章

二十一 广州 /123

二十二 报纸、毯子和自行车 /130

二十三 苦涩的山桃儿 /139

二十四 心脏 /145

二十五 离去 /155

第六章

二十六 写给晓芳的六封信 /170

第一章

一 新华书店

西潭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共有五个。

馆长，老陈，四十多岁，原本是市文化局的一名干部，后调来的，顶替原来的馆长。

原来的馆长是个女的，姓叶，五十六七岁了，临近了退休的年龄，便在图书室做了图书管理员。原来的图书管理员是个姑娘，后来结婚，走了。

余下的三个是：老林，四十岁，老资格了，“文革”那会儿就在文化馆，负责理论文章和大批判，现在负责小说，特别是小小说，这几年很盛行。

大齐，三十岁，原来是话剧院的演员，因为得了一场感冒，嗓子哑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才知道他有遗传因素，因为他父亲就是哑嗓。哑嗓子做影视演员还可以，因为可以配音，做话剧演员绝对不行。现在他负责群众业余文娱活动。

最后一个叫谭志恒，农民，二十一岁，是从青泉公社抽调上来的，专门负责诗歌。因为他的诗写得好。也因为一时很难找到既懂诗又愿意到文化馆来工作的人。

谭志恒看着诗稿。

老林在看小说稿。

大齐的下巴一点一点的，嘴里多少也出了一点声，在看一张歌谱。三个人同在一屋。

谭志恒看诗稿：“……疼痛在山那边等候，迷茫的双眼在空中倒挂。”这是什么意思？疼痛怎么在“山那边等候”？眼睛又怎么在空中倒挂？不

成了吊死鬼？再看另一篇，“……树叶粘贴着星星，空气呜咽着，吹散了心头的污垢。”吹散心头的污垢还可以，空气呜咽也勉强可以，但树叶怎么粘贴着星星？谭志恒拿起笔，把这句改了一下，改成了“星星粘贴着树叶”……不过，也觉得勉强。

手下这十多篇诗稿都是谭志恒前些天骑着自行车从下面跑来的。其中有北石洼公社几篇，有东丰店公社几篇，也有几篇是街道待业青年写的。这些诗大都有朦胧诗的味道，明显受了当前几位著名诗人的影响。

“哎哟……休息休息。”老林看累了，摘下眼镜，伸了个懒腰。

大齐也站起来，叫道：“小谭！”意思是让谭志恒也休息休息。

他们站在屋门口，扭扭腰，晃晃屁股。大齐还煞有介事地踢踢腿，又翻了个“云手”。他是话剧演员出身，这方面倒是有些训练。

西潭区文化馆几乎没有院子，进了大门便是他们三人办公的屋。与这屋相连的是一个会议室。再从这屋穿过去，便是图书室，外面称图书馆。图书室旁边的一间小屋便是馆长老陈的办公室。

谭志恒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大齐和老林活动身体，便又回到自己桌上继续看诗稿。

看了一会儿，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老林和大齐都到区委大院里去打饭了。如果馆长老陈在，也同样去那里打饭。谭志恒则自己从家带了中午饭。

他带的是两个窝头，一盒炒白菜，还有一大根腌胡萝卜。

文化馆只有五个人，不值得开火，所以就并到区委那边，和区委、区政府的那些干部和办事员们一起吃大食堂。而谭志恒很少去，一是因为人多，要排队；二是家里的面票少，粮票多，而区委大院的食堂又吃白面的时候多，吃粗粮的时候少，家里的那点面票如果让他都拿来吃了，怎么可能？即使可能，自己也过意不去。

谭志恒吃完了自己带来的饭菜，又接着看诗稿。大齐和老林好半天才回来。

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

平日，大齐拉过一把椅子，把腿放上去，身子靠在自己坐的那把椅子的椅背上，后脑勺沾着墙，就那么似睡非睡。醒来的时候他便常常叫嚷肩膀后面硌得疼。

老林就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双手交叉当枕，有时口水便流在自己袖

子上。醒来便甩手，说麻得要命。

谭志恒却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他年轻，精力旺盛，想睡也睡不着。

谭志恒又看了一会儿诗稿，忽然想起管图书的叶老师前几天和他说过的一句话：“小谭，外国诗人的诗也应该读一读，开阔你的视野。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于是，他站起身，穿过这间屋子，到了后面。

图书室的叶老师也只有谭志恒叫她老师，大齐和老林都善意地、同时也不无戏谑地称她“叶老太太”或“叶大娘”，陈馆长则叫她“老叶”。叶老师是从来不到外面吃饭的，她每天都自己带饭，也是因为自己吃得太少，就那么一点点儿，冬天的时候，就在暖气管上热着，没了暖气，使用暖壶里的开水温一温。

谭志恒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借完书刚走，叶老师也正从一个水盆儿里取出饭盒，刚要吃。叶老师自己也预备了一个小床，中午就在那上面歇一歇，平时也很少出她的这间图书室。

谭志恒问：“叶老师，外国的诗，咱们这儿有吗？”

叶老师说：“没有。‘文革’的时候都卖给了废品公司。”

“什么时候进呢？”谭志恒又问。

“那可要靠后了。”叶老师说，“一般要等书店供应足了，或者剩下销不动，才给咱们。”

谭志恒走出来，回到办公室，大齐和老林还如平日那么睡着。

他出门来到街上，想了想，不妨就午休这点时间到书店看一看。

摸摸口袋里的钱，大约有四十多块。他被抽调上来，属于外派工，文化馆开工资给公社，公社给他计工，另每天给他八毛钱的饭费补助。

出门向西走百米，再向北拐个弯，便到了有新华书店的那条街上。这条街不宽也不长，中间经过一个家具店、一个商场、一个中药铺，还有两家新开张的饭馆……在谭志恒的记忆里，那个新华书店已经很老很老，他上中学，甚至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看书，那时他还没有自行车，是从学校背着书包一路小跑来。

今天才是星期五，书店里怎么人就这么多？

书自然也多，四周的架子上挤得满满的，中间的平台琳琅满目。有诗歌，有小说，有五彩缤纷的画册，也有儿童爱看的《小叮当》和《一休哥》。艾青的诗，田间的诗，贺敬之的诗和郭小川的诗也全再版了，小说《红岩》、

《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也再版了，而这些除了《小叮当》和《一休哥》谭志恒知道，其他的，他只是听说，却根本没有看过。

谭志恒在台边站着，几乎眼花缭乱，不知看什么好，更不知买什么好。反正兜里就那几个钱。

这时候，一个姑娘从他身前擦过去，因为人多，谭志恒正要伸手拿一本书看，姑娘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胳膊，然后回过身，朝他点了一下头，表示对不起。

姑娘戴了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睫毛很长的眼睛。

谭志恒重新去拿书，那是一本外国人的诗，名字叫《白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

那姑娘到最里面的书架旁边去了，她并不伸手拿，只仰头看，似乎在专门搜寻一本书的名字。

谭志恒收回目光，打开手里那本书的第一页。第一页是空白，上面只有一朵装饰的小花。

姑娘又到侧面的书架旁去了，依旧仰头或低头寻找着。然后，她转过身，朝四周看，又朝中间看；远远地，谭志恒觉到那姑娘的眼睛显出了一些茫然。

谭志恒又收回目光，看那本诗集的封面，封面上是一男一女的剪影，男的在拉小提琴，女的仰脸在听。

姑娘又转回到中间的平台边上来了，她一面看台子上的书，一面移动着脚步……慢慢的，竟然又朝谭志恒这边移了过来。

不知怎么回事，谭志恒忽然感到了一种紧张。

他又赶快翻书，但书里写了什么他一字也没看进去。

忽然抬眼，姑娘与他只有两米的距离。这两米距离中间却隔了三个人。

谭志恒把那本诗集放回原处，然后也移动身体，跳过一个人，看了几眼台子上的书，又跳过一个人……

那姑娘却有向回转身的意思，眼神不再是茫然，而是有些失望。

谭志恒跳过最后一个人，挨到了姑娘的身旁。

姑娘看见他了，似乎还记得他，向他点了一下头。

为什么戴了个口罩？只露出眼睛……此时谭志恒多么想掀开那口罩呵！

诗人们，你们咏竹，咏菊，咏梅花，甚至颂赞着黑夜，可曾咏过如此娉婷玉立的人吗？包括谭志恒自己在内，他咏山、咏水，咏地里的庄稼，

咏庄稼地里的人，从来没有咏赞过姑娘。

“在找什么书？”谭志恒发问了，眼睛大胆地看着姑娘。

姑娘说话了，却不看他，眼帘低垂着：“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这名字谭志恒听说过，可能是个戏剧家，也可能是诗人。

“找到了吗？”这话问得有点多余，姑娘分明没有找到。

姑娘摇了摇头。

“莎士比亚，他是诗人吗？”谭志恒又问。

“不，是戏剧……英国的。”姑娘回答，回答得极简单，眼睛仍然没有看谭志恒。

“你喜欢戏剧？”也是奇了，谭志恒不知哪儿那么多话。

“也不是……别人建议我买。”姑娘说。

“也不是”，是“别人建议我买”，谭志恒搞不懂。

“你买什么书？”姑娘开始问他，眼睛也看着他。

“我喜欢诗，想买外国诗人的诗。”谭志恒说。

“找到了吗？”姑娘忽闪着眼睛，说话微微带了些鼻音。

“找到了。”谭志恒说着，跑回原处，拿起那本白朗宁夫人诗集……其实，外国诗人的诗摆放了很多，拜伦的、雪莱的、普希金的等等，谭志恒只不过随手拿起了这本。

姑娘看了看诗集的封面，长睫毛的眼睛看了一下谭志恒，便把书还给了他。

谭志恒两眼向台子上搜寻去，确实看不见“莎士比亚”这名字。

“没关系。”谭志恒说，“咱们可以问问书店，看什么时候进这书。”

谭志恒说着，便绕过许多人，头前走；他回头看，姑娘竟也后面跟着他。

来到柜台前，谭志恒问：“莎士比亚的书什么时候有？”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姐回答他：“莎士比亚……等几天吧。”

“需要等几天？”

那位大姐笑了：“那可不好说……小伙子，别着急，这些书不可能一下子全出齐。”

姑娘在柜台前愣愣地站着，谭志恒也愣愣地站着。

然后，姑娘转身，又向谭志恒点了一下头，推开玻璃门，走出去了。

谭志恒手里已经攥了那本诗集，柜台后面的收款员在盯着他看，似在等他交款，谭志恒不好意思再把书放回去，便掏出了钱。

买了那本书，出了书店，姑娘自然已没了踪影。

这条街比以前热闹了许多许多，自行车、三轮车，偶尔也有汽车通过。谭志恒把书塞进口袋里，他莫名其妙地开始大步追赶，两眼沿路搜寻……他真的搞不懂自己，不明白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然而，他看见了，姑娘就在前面，沿路边走着，低着头。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她穿着刚刚时兴的牛仔褲，上身是半截袖白色短衫，脚下似是一双网球鞋；才进五月，也不知她冷不冷。

她的大口罩摘没摘呢？不知道，从后面看不准。

谭志恒没有抢上前去，就如个小流氓似的在后面尾随着。

姑娘也没有回头或回身看过，就那样走，就那样低着头往前走。她走得很慢。

到了拐弯的地方，姑娘既没有朝东拐，也没有朝西拐，而是径直往南走进一条胡同里去了。

谭志恒知道，那条胡同叫花儿房，据说过去是专门养花的地方。

不管怎样，姑娘住得不远，否则不会像谭志恒一样走着来，又走着回去。

二 星期日

谭志恒从文化馆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公社团委书记向素琴已经等了他好半天了。

谭志恒自从回乡参加劳动以后，就一直受聘于公社文化站，为文化站义务写稿，报导好人好事，描绘春种秋收和宣传大好形势。而文化站向来隶属于公社团委，谭志恒被借到了区文化馆，但也要经过公社团委的同意，条件是，一定要坚持为公社文化站写稿。否则，团委要向公社反映，公社有权随时可以把谭志恒抽调回来。

团委书记向素琴把一份文件放在谭志恒的桌子上，那是区农村工作组关于当前农作物耕种的一些指导意见，并且，向谭志恒讲述了本公社的夕照大队有个前生产队长，如何放下架子，如何在新形势下再立新功，像个普通社员那样既承包了土地，同时又能帮助其他社员，共同把地种好，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

向素琴与谭志恒年龄一般大，但她做团的工作已经多年，因此比谭志恒要显得成熟和稳重多了。

谭志恒当然要接受这份任务。实际上，即使向素琴不来找他，谭志恒每周也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为文化站交上一篇稿。

谭志恒吃饭。向素琴到厨房和母亲说话儿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还要上半天班。

然后，文化馆的人休息了，谭志恒却不能休息。况且，作为一个农民，是根本没有休息日的。

星期六下午，谭志恒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夕照大队，先是找了大队干部，然后在大队干部的引领下又找到了那位向素琴所说的前生产队长。前生产队长一边叼着烟锅儿，一边谈得有声有色，说他比以前当队长的时候忙多了，也累多了；以前光是操心，没什么体力，现在倒好，不但要为自己家付出体力，还要为好多光会干活、实际不知怎么种地的社员操一份心。不过他也说了实话，家里的钱确实看着一年比一年多！

谭志恒很受感动。采访完了，他坐在树荫下，当即刷刷刷打好了草稿。然后直接跑到公社文化站，坐在广播室里，一面誊清，一面修改，天黑的时候，他把一份两千多字的广播稿交给了向素琴。

向素琴很满意，望着他，又鼓励了他。

第二天星期日，该干自己家地里的活儿了。

谭志恒哥两个，哥哥叫谭志山，已经娶妻生子，分家另过。谭志恒和父母在一起，但父亲竟然承包了八亩地；八亩地，好大一片呵！

地里今年种了三亩蒜，蒜垄中套种了晚玉米，收了蒜，晚玉米也接近成熟，收了玉米，后秋再种大白菜。另三亩种了菠菜，菠菜是过冬的，已经一尺多高了。还有二亩，种的全是早玉米，以使家里有足够的口粮，然后仍然种大白菜。大白菜必须种，公社、大队两级领导着力号召或者说干脆是规定，因为大白菜是城市居民冬季蔬菜供应的最好保证。

父亲已年近六旬，母亲身体也不大好，另外还养了十多只鸡。哥哥呢，也包了地，因此平时也帮不了家里多少。谭志恒除去到文化馆上班，还去给公社文化站写稿，剩下来大部分时间都要帮家干地里的活儿，他诗歌创作的时间完全要靠他挤出来，也完全靠他的一种莫名的天资和一种无形中较长时间的酝酿。

谭志恒星期一早起来就干，帮父母割了菠菜，打成捆，装好车，推到菜棚下等待大队的人来称分量，算价钱。这时候，大喇叭里传出了他的广播稿，广播员清脆的声音起伏有致，像朗诵似的。谭志恒听着，心里很甜美，就和他在报刊上发表了诗歌差不多。

母亲说：“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说：“忙你的去吧。”

星期日下午，谭志恒完全可以休息休息，或者看他新买的那本诗集，再或者，自己好好想一想，想想他下面该写什么诗；今年，他自己还没有写过诗。

但他想还是应该到那个书店去一下，那里有许多新出版的外国人的诗，他没有看过，也不知那些诗人都是怎么回事。

星期一不行吗？似乎不行，中午就那一点点时间，早晨书店又不开门，下了班，书店恐怕也下班了。

谭志恒洗了洗，吃完午饭，便蹬上了自行车。

从家到西潭镇上新华书店大约八里地，中途经过稻田，经过一个公园的外墙，再沿一条河的河边走上几分钟便到了。

哦，星期天人更多。

书店里那么多人，谭志恒一眼便看见了那个姑娘！她今天没有戴口罩，把口罩摘了，但谭志恒不知怎么就认出了她。

她的那种状态，一如前天中午谭志恒所看到的，眼睛仍在中间的案子上寻找；寻找什么呢？当然的、肯定的，是在寻找她所说的“莎士比亚”。

人们把她挡住了，也就挡住了谭志恒的视线。谭志恒挤过去，同样，每挤过一个或两个人，便看几眼案子上的书。那看的动作很做作，煞有介事。

他挤到了她的身边，佯装拿起一本书。

她也拿起一本书。

“咦？”她发现了他。

“哦，是你呀。”谭志恒说。

“你又来买书？”她问。

“是……再想买一本。”

“再想买一本什么书？”她很有意思地望着他，长睫毛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了。那一副脸，那鼻，那口，谭志恒说不准，形容不出来。

谭志恒手里拿的是《普希金诗选》，便说：“这本，《普希金诗选》。”



姑娘拿过来翻了翻：“你那么喜欢诗？”

“呵，我喜欢诗。”谭志恒说，“你的书呢？《莎士比亚戏剧》，还没来？”

姑娘摇头：“我问他们了，他们还说过些天。”

“你……感冒好了？”谭志恒不知为什么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姑娘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忽闪了几下长睫毛的眼睛，说：“好了，昨天上午就好了。” 009

“你穿得太少。”谭志恒说。

姑娘今天穿了连衣裙。因为天气好，春光明媚，风和日丽。

姑娘说：“那天洗头，水太凉了，所以有点小感冒。”

人们摩肩接踵，位置换来换去，许多人不知来干什么，就那样在书店里游磨着。

“我该回去了。”姑娘说。

“我也该回去了。”谭志恒说。

既然已经说了要买这本普希金诗选，那就要买，算算口袋里的钱，肯定还够。

谭志恒又到柜台前交了款，姑娘竟然站在一旁等着他。然后，两人一同出了书店。

来到了街上，谭志恒与姑娘并排走。

她今天穿了一双白色皮凉鞋，硬底，走在路上咯咯作响。

“你叫什么？”姑娘忽然问。

“我姓谭，叫谭志恒。你呢？”

“我叫夏晓芳。”

“哪三个字？”

“夏就是夏天的夏，晓得的晓，芳……”

“就是芬芳的芳，芳香的芳，对吧？”

姑娘点头。

过来一辆汽车，谭志恒拉了姑娘一把，两人开始靠路边走。

谭志恒问：“你好像不是北京人？”

姑娘看看他：“你怎么知道？”

“听口音不像。”

“我口音重吗？”

“不，不重。”

姑娘微带了笑意：“我是上海人。”

谭志恒有些吃惊：“上海人？你怎么跑到北京来了？上大学？”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本来已经上了大学，考的是舞蹈学院，可是我退学了。”

“退学了？”谭志恒既感到吃惊，又为姑娘感到失望，“为什么？”

“因为我的膝关节不太好。”姑娘说，“你知道，关节不太好干其他工作没妨碍，可是跳舞不行。”

“那你……”谭志恒的意思是那你现在一个人在北京，干什么，或者怎么办……但他没好问出口。

“你呢？大学毕业了？”姑娘转头又问谭志恒。

谭志恒说：“我没上大学。”

“怎么没上大学？”

谭志恒说：“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没考。”

“哦……”姑娘点头，表示很理解。

谭志恒忽然又想起来，问：“你说对戏剧也不是太喜好，可是为什么非要买莎士比亚的书呢？”

姑娘的脚步慢下来，头又低着。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怎么办呢……舞蹈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建议我改学戏剧表演……他们说可惜了。”

“可惜什么？”这话一出，谭志恒觉得自己很傻，很愚笨。

姑娘的脸红了一下，咬了咬嘴唇，没有继续说下去。

前面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双扇小铁门。姑娘指着那铁门说：“进来坐一会吧。”

“你在这儿住？”谭志恒问。

姑娘点头：“和我爸住一起。”

“你爸在北京工作？”

姑娘又点头，带着笑意，理所当然地说：“我爸不在北京工作，我还不来北京考学呢！”

假如姑娘再让他一次，恐怕谭志恒就要随她进去了。

但谭志恒说：“不了，我还要上班。”

于是姑娘转身，站到铁门旁，又回身，朝谭志恒摆手，表示再见。然后她推开小铁门，进到里面去了。

谭志恒大步流星往回走，出了这条胡同往东拐，再穿过马路，便到了

文化馆门口。他进了文化馆，却看见办公室的门锁着，这时才意识到，今天是星期日，不上班！

他又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新华书店门口放着，就那样一路走过来……真是的！

于是又赶紧去骑自行车。

三 绿色小铁门的院子

这是怎么了呢？谭志恒问自己。

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大学倒不是真的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实在是因为家里包的地太多，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要知道，这是菜区，不同于粮田；种菜可以挣较多的钱，但也需投入很大的成本和很多的人力及时间。而自己却真如平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于百忙之中”竟然分出了那样一份心……刚刚二十一岁，是不是要早恋呢？

他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诗，到了中学就开始常常在学校的板报上写诗了。回乡以后，公社团委找到了他，让他为文化站写稿，同时，西潭区也出了一本自己的刊物，就叫《西潭文艺》，于是谭志恒一面干着地里的活儿，一面为文化站写稿，也一面把自己写的诗投给了《西潭文艺》。那时还是叶老师当馆长，对他的诗很看中，认为他的诗虽然稚嫩，但却充满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一种蓬勃向上精神。后来，叶馆长把他的诗推荐到市级文学刊物上去了，先后发表了他四五首诗，其中一首叫《打井谣》：“……天蓝蓝 / 地硬硬 / 老龙吝啬 / 不下雨 / 我们用力 / 嗨唷唷 / 嗨唷唷 / 打得老龙吐白须”。另一首叫《浇园》，名字很不像诗：“公鸡没叫 闹钟没闹 / 星星眨眼 / 人儿已到 // 沟水白白 / 苗儿黑黑 / 锹儿一铲 / 游蛇遍地”。就这两首，也就这两首里面的“白须”和“游蛇”，让懂诗的人叫好，当时也在区内引起很大的轰动。后来文化馆通过区里找了公社，又找了谭志恒本人，把他借调到了文化馆。

馆长老陈和他谈话，鼓励他说：“小谭，好好干。如果干得好，两三年，至多三四年，你就可以转正了。”

转正了，便意味着成为了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叫文化干部。户口，自然也变成了居民户口。

叶老师也叮嘱他说：“小谭呵，不要放弃你自己的诗歌写作。不要学那些朦胧呵、怀疑呵、死呵活的，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独特的风格。”

陈馆长不但要抓全面，还要负责《西潭文艺》每个季度一期的出版工作。另外与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沟通，以及内部的什么房漏啦、自来水出毛病啦等等他都得管。叶老师整天不离图书室，随时都可能有人来借书，有时星期天她也不休息。老林手下压了很厚一摞小说稿子，别看大多是小小说，但从中选出一两篇好的还真不容易。大齐呢，据说以前区里有个文艺宣传队，后来改成了评剧队，都由大齐负责。现在没有了，解散了，但大齐的工作量一点也没减少，光街道上的老年秧歌队就有好几个，还有农村的皮影戏，以及每到春节各公社的文艺汇演和调演，都要由大齐统一协调、配合。而自己呢？只负责群众诗歌创作，却还不专心致志，反而心猿意马……真真的不应该！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谭志恒只和馆里打了个招呼，便骑着他的自行车到下面去了。

先是去了北石洼公社，又去了东丰店公社，然后又去了桃河镇的街道，与诗的原作者共同商量，共同探讨。诗，文字要求得非常严格，必须逐字逐句地斟酌，看究竟怎样修改才合适。

中午，他坐在山坡上，或是坐在街道的路边，吃了他带来的干粮。山坡下有清凉的溪水，他用手捧着喝了；街上有自来水，他撅起屁股也喝了。就这样一连去了四天，从十多首诗中最终敲定了五首。

那一天他回来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他去找馆长。馆长老陈也正为《西潭文艺》第二季度的出刊着急，见到谭志恒竟然定稿了五首诗，十分高兴，说：“好啦，这一期又没问题了！”

回到办公室，大齐和老林正在掰腕子，看谁力气大。

老林说：“我不行，你和小谭掰掰看？”

大齐说：“小谭也不在话下。”

老林说：“他比你年轻。”

大齐说：“俗话讲，十七十八力不全，二十七八正当年。他还不够二十七八。”

于是大齐和谭志恒掰。谭志恒稍一用力，大齐就输了。老林哈哈大笑。